

母亲节·情愫

晨光暮霭中，它们在窗外与我凝视，纵然是相看两不厌，但我久久没有看到它们成熟的彼岸……

“奶奶牌”菠萝蜜

■ 刘放

租住地旁的林子里，周姐是我的几位退休候鸟老朋友的种菜师傅，地道的海南人，她让我领略了海南女性的勤劳能干。最近，她拿出自家种的菠萝蜜请客，分享家中故事，让我吃到了从未吃过的美味，也看到了一颗慈爱而豁达的母亲心。

对于菠萝蜜，许多人不陌生，吃过的人也很多，但实地见过菠萝蜜生长者，或许并不多。10年前，我第一次到海口，在一个朋友家的门口看到这种水果时，曾惊讶不已。这玩意儿与榴莲有些像，但体型又明显比榴莲大很多，像一个悬挂在树干上的大冬瓜。一问，才知道是菠萝蜜。那时我从未吃过这种水果，猜想，又叫菠萝又称蜜的，大概是一种很甜的水果吧。

真正吃到，又要往后顺延了四五年。在苏州街头，看到小塑料盒装着的一种蜡黄的东西，名称就是菠萝蜜，一颗一颗，形同特大号罗汉豆，或者说像削皮切块的菠萝，但有光泽，丝毫不拖泥带水。虽然价格不菲，还是花费十几块钱买了一小盒品尝。一尝之下，舌尖完全颠覆了字面上的理解，不甜不酸，略微有一点清香，有点嚼劲，但不说味同嚼蜡，也在没有多少吃头。而且，每颗里面还有一粒大大的核，圆溜溜的豆状，圆筒挤出不费力，只是感觉占了空间和分量。相比同等价的其他水果，我感觉这个菠萝蜜缺少竞争力。

这次到海南岛东南的南林农场租住，看到了很多菠萝蜜。这种果树有小有大，小的高不过两三米，主干顶端被果农有意截断，为了限高，主干不及甘蔗粗，也赫然开始结果，硕大的果攀挂主干间。大树是另一个极端，明显主干虬曲呈龙钟之态，也周身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果，仿佛百子罗汉图，身上抱着搂着挂着趴着众多的胖娃。果农告知，这种树的材质非常好，是做家具的好树种。结果能力也极强，百岁的果树依然能结果。这种果还是所有水果中单个最大者，一般二三十斤，大的七

八十斤，超百斤重的也不鲜见。

我住的南林农场所见，职工住房周边除了椰子、槟榔和木瓜，这种菠萝蜜必不可少。我窗下就有一棵菠萝蜜，我亲眼见过结果过程，不见花，似乎是另一种无花果。奇怪的是，它们不同于别的水果往结果树枝杈间，这个菠萝蜜的果很像战士腰间悬挂的带铸格手榴弹。树的整个上半身树枝都不带果子，仿佛上半身的树枝连同双手，只需向空中摇摆舞动着吸纳阳光和空气，配合地下的树根汲取养分，来共同养育树腰间的儿女。

这棵树树干一开始爆出几十枚鸡蛋模样的果，慢慢地，它们长成了青荔枝或猕猴桃状，再不声不响又到了小冬瓜样。一颗颗树上，结了几十枚果，但长得极慢，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它们也只长到每斤七八斤的样子。

晨光暮霭中，它们在窗外与我凝视，纵然是相看两不厌，但我久久没有看到它们成熟的彼岸，还是暗暗发急。

还是在林间菜地里，周姐带着周围一帮老徒弟种菜，我见识了她家周围的菠萝蜜，才明白，果树也需要一个间果的过程。就像间苗一样，树上的果子要有取舍，不能一味贪多。她家的菠萝蜜树，一般只留五六枚果子，又注意采光和病虫害防治，所以一枚枚果都长得精气神十足。看到有上门收购菠萝蜜的果贩子，自称是周姐的老主顾，每次来周家都能收购到称心如意的果子。

从她家的菠萝蜜，我联想到她培养的两个孩子都考上大学读大学，并留在上海工作，这在当地农场很少见。由此，也可以想象她为孩子们付出的心血。

也是有缘，我在了解“海南四大才子”时，接触过其中“吟绝”的明代王佐。王佐是个清官，在广东、福建和江西任职，百姓拥戴，口碑极好。他的诗歌写得极有特色，其中有一首五言古风《菠萝蜜》，诗不长，只引开头几句：“大易称硕果，此物无与友。重大难著枝，一一树腰吐。造化妒全美，

命形有好丑。好者如圆瓮，丑者如缺缶。周壳刺森森，乍见惊触手。”写得非常形象，描述了果的形状，说出了果形的一果独大，还有挂果所在树的部位，别具一格。诗赋予了这种水果人格化。据说这种果物是汉武帝时期博望侯张骞从印度带回，造福后世。

近日林中劳作后小憩，周姐从家中搬出半个菠萝蜜出来请客，还没有吃到嘴，就让我对其香味殊为惊叹，这是一种堪称“异香”的果香。色泽像桂花中的丹桂，黄中偏红，也类似入秋蟹黄，或高邮咸鸭蛋的蛋黄。再吃一块，是一种非甜腻的甜，带蜂蜜味，一时找不出合适的比喻。相比较的话，我感觉曾在苏州吃到的菠萝蜜如果值30元一斤，那么，现在吃的这个绝对值200元一斤。我从来没有吃到过这么好吃的果子！

周姐拿出手机，与3岁的孙子视频，让孙子看周围的爷爷们分吃准备带到上海去的菠萝蜜。原来，周姐的孙子最爱吃菠萝蜜，但必须是奶奶从海南带到上海的。上海当地水果店的菠萝蜜大多为催熟，他的小嘴巴识货得很，非奶奶带去的菠萝蜜不吃。但眼下上海有疫情，奶奶原定去上海看孙子的计划只能往后移，熟了的菠萝蜜没办法久放，只能先请客了。

周姐对孙子说，奶奶知道他们艰难，她也非常心急。但这个急不得，必须有耐心，就像菠萝蜜催熟的不好吃一样。小家伙在视频里对着奶奶拍胸脯，说没问题，我们都很好，都很坚强，奶奶千万别担心，千万别心急，我们在上海等着，等着奶奶下次带菠萝蜜到上海来。

我一旁插言，我回苏州必定经过上海，奶奶专程来上海之前，就会有顺道带过去的菠萝蜜。这个一定是“奶奶牌”熟透又新鲜的菠萝蜜。

一枚水果，情牵三代，也贯穿了海南与上海两地情。

吃周姐家的菠萝蜜，我们分明也品尝到了水果间的人间美味。

我不要我的妈妈，像“豹子女士”一样，一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。我想让她，一直活在岁月静好里，不被人间的风雨伤害。

这就是妈妈

■ 雪林

从小到大，一直活在妈妈密集的唠叨里：不准看课外书，别和同学吵架，早恋有害，放学马上回家，睡懒觉伤胃，待人要大方，在外别怂，工作得刻苦，充电要积极……

20几年的持续轰炸，效果清奇——我的耳朵磨出了厚茧，脑后反骨突起，一说就毛，一点就炸，俨然斗鸡。

好在，前年分公司搬到省城，把我俩都救了。

挣脱束缚真好，像风一样自由。

但代价也昂贵。新冠疫情爆发的第二年，我独自拖着行李箱，迈进医院的门槛儿，亲口尝一尝孤独的顶级滋味——第十级，一个人做手术。

入院前，我给妈妈打电话，谎称封闭学习一周，手机要上交，不能联系家人。

麻药劲儿过去，我睁开眼。病房四壁苍白，自己躺在床上，尿管、污水管、氧气管插满身体各处，该切的切掉了，该缝的缝好了，该包的包严了。剩下的，只能交给机体的自愈力了。

疼痛稍退，我勉强打起精神，歪坐着，手撑着桌子，叼着吸管慢慢嚼稀饭。

“口”字型的病房大楼，这头正与另一头遥遥相望。每口窗子的背后，藏着两张病床。“唉，每个窗子后边，都牵动着两个家。”我叹了口气。

“何止两个！我们一张病床，就关系到6个家了……”隔壁床的陪护大姐纠正我。

隔壁床是位86岁的孀居老太太，生了8个子女，只活了三儿三女，陪护的是二女儿。老太太腹内肿瘤恶化，火急火燎地来省城求诊。医生一看，两个肾薄成了纸片，必须切掉一个。术后在ICU待了两天，老太太闹着要走，转回了普通病房。遭此劫难，老人家瘦得吓人，只剩一抔肉的老骨头，动弹不得。那几天，陪护大姐就没合过眼。24小时心电图监护，打吊瓶输营养液、消炎药、肠胃药、血药，吸氧，鼻饲，做雾化，折腾一圈下来，往往要凌晨两三点钟，而5点刚过，护士又要来采血了。天天如此。

担心肌肉萎缩，大姐一刻不停地给老太太按摩胳膊、腿……日常照料很累，但情绪劳动更辛苦。

老太太不堪病痛折磨，又心疼钱，思想包袱很重，经常半夜又哭又闹，吵着要回家。大姐好不容易才和衣躺下，打个盹儿，就被惊醒了。可她不敢不醒，给妈妈擦眼泪，耐心地开导、劝说，把道理掰开了揉碎了，一遍遍地讲，像个不会累的复读机。好几次，我都睡醒一觉了，还看见她在给妈妈揉腿。

就因为躺在病床上的是妈妈，再难再委屈，大姐没半句怨言。儿女侍奉父母，任劳任怨容易，和颜悦色最难。何况久病床前！

其他儿女被挡在大门外，但孝心一点没打折。

老太太此前在私立医院住了10天，每天按万计算，一共花了8万块。而后，小女儿一家护送妈妈来省城，两个女儿自新疆赶来，但儿子也没缺席。

光这一大家子人，每天吃喝住行就是一笔大数目，再加上昂贵的医药费、术后护理，这个窟窿深不见底。可大家没有二话，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没为“谁出多了，谁出少了”红过脸。

有一天，护士推着小车进门，说账上没钱了，好多药都开不出来了，催大姐赶紧添上。大姐办完回来，不敢让老太太看见，偷偷冲我比划了三个指头。我马上读懂了，又交了3万块，不知道能扛几天。“妈，您不用担心钱。”大姐拍着老太太的胳膊，扭脸望向我，说道：“当初爸爸得了病没钱治，这回一定要把妈妈治好！我老公说了，妈妈一个人能养活6个孩子，咱们6个孩子，还治不好一个妈吗？”

这话其实是说给她妈妈听的。我偷偷瞄了一眼，老太太和我一样眼睛湿了。我突然想妈妈了，却不敢给她打电话，怕声音泄露了病情。

闲来无事，我看韩剧《请回答1988》打发时间。双门洞4个妈妈中，“豹子女士”罗美兰最强大、最能扛事儿。大儿子金正峰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需要定期更换起搏器。医生一再保证，这不过是小小手术。她很淡定，还嫌弃正峰爸小题大做，其实躲病房外面，呜呜哭花了脸。

手术结束后，她才哭着对儿子说：“很抱歉，妈妈没能给你健康的身体。”这一刻，我也哭成了泪人。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：孩子的苦痛，无论过了多久，在妈妈那里，都不可能云淡风轻。

妈妈总是愧疚，从前家境贫寒，没有母乳，没有奶粉，没有鸡蛋，不能给我们好的体质，亏欠太多。妹妹3岁时，翻到一本画报，上面有个娃娃在吃鸡蛋。她饿得不行，也吵着要。那年头，哪有闲钱呢？妈妈只好骗她，“那是咸鱼，不好吃”。

打那以后，妹妹只要翻到那一页，都指着娃娃咯咯笑，一脸的嫌弃：“噢，咸鱼，难吃！”每一次，妈妈都背过身去，默默地流泪。30多年过去了，妈妈辛酸的眼泪，怎么擦也擦不干。这根刺，深深地长在了肉里。一碰，就疼得要命。

我这次病因，是先天的不足。对医生而言，“先天”或“后天”只是医学溯源，但在一个妈妈的世界，却是自己的“原罪”。她不会心疼自己苦熬了一天一夜才生下女儿，只会痛恨自己给孩子的不够多，不够好。这就是妈妈。

我决定，把这个秘密永远封印在心里。我不要我的妈妈，像“豹子女士”一样，一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。我想让她，一直活在岁月静好里，不被人间的风雨伤害。

窗前的缝纫机

■ 叶小凤

每当暮色照进窗台，时光如镜，老家那台“西湖牌”缝纫机便熠熠生辉，折射出温暖的过往。

我的母亲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，20岁时与父亲成家后生育了四个子女，两男两女。那时的农村家庭靠工分计算劳动力，男人劳动一天记10个工分，女人记6个工分。记忆中，父亲到晚上时会拿着工分本，带上我和哥哥，去大队长那里登记工分，父母就是用这些工分换取工钱和粮票，维持一家的生计。

岁月在走，我们在长大。当我们兄妹四个都陆续入学时，光靠父母的工分已解决不了家庭开支了。记得大哥上初中住校，每月3元生活费都很吃紧。于是，母亲就想起了那台缝纫机，那是外祖奶奶送给她的嫁妆。母亲未曾拜师学过裁缝手艺，天资聪慧的她勤自学了裁剪和缝制手艺。平日里一家人的衣裤，添置也好，缝补也罢，就靠这台缝纫机和母亲的巧手，把一家子拾掇得整整齐齐。村里人看我们兄妹几个身上穿的衣服，总会说母亲的巧手赞不绝口。于是，母亲的手艺就这样“扬名”了。

在大家的口耳相传中，越来越多的乡亲们带上布料来找母亲裁剪缝制衣物，热情善良的母亲也欣然接受，并免费为他们缝制。时间一长，乡亲们觉得总是这样麻烦母亲很不好意思，便拿5毛1块的给母亲一点辛苦费，有的就拿一袋木炭、一袋大豆等，用来和母亲换。母亲绝不收取困难家庭、孤寡老人的钱和物，反而会“倒贴”家里的美食，这是她做人的原则。就这样，母亲的辛劳付出和诚恳待人，不仅贴补了家用，还打响了名声。

那个年代，很多年轻人都在家里务

农，几个年轻的小姑娘就来拜母亲为师学裁缝。母亲干脆应了大家的请求，开了一个“公益裁缝班”，凭着自己多年的经验，免费为大家讲解裁剪、缝制的技法。于是，母亲又多了一个受人尊敬的称谓——“师傅”。如今，母亲的徒弟有开裁缝店的，有在制衣厂工作的，也有成了师傅的……我的姐姐也成了母亲的徒弟，算是得到了她老人家的真传，手艺精湛，现在就职于一家制衣公司，也成了公司的技术师傅。

记忆中的雨天或夜晚，母亲总是坐在窗前的缝纫机前，双脚在缝纫机脚踏上一前一后踩着，随着母亲双脚的踩踏，缝纫机“哒哒哒”的声音，悦耳动听，时常伴我入梦，又时常把我从梦里拉回现实，揉着惺忪的眼睛看着母亲还在缝纫机前忙碌。

儿时，我总觉得缝纫机好玩，趁母亲不在，找块小布头，学着母亲的样子，把布头放在脚踏下，右手一转圆轮，双脚踩着踏板，踏板却不听使唤，针脚一不小心就开始打疙瘩了。母亲发现后，不但没有责怪，反而手把手地教我，让我体会到背后的辛劳和烦琐。

我们长大后，母亲也老了，眼睛也没有以往灵光了，便不再经常摆弄她心爱的缝纫机了，但邻里乡亲若有所求，她还是会伸出援手，不过就是为大家剪个裤脚、修个拉链、改个大小，就当是活动筋骨，捎带手方便了邻里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电机制衣的“呜呜鸣”声代替了“哒哒哒”的踩踏声，但我仍忘不了那台缝纫机前那个佝偻的身影，忘不了母亲敬业诚信、友善邻里的家风，也忘不了母亲一脚一脚踏出的缝纫机的“哒哒哒”的声音，那声音里有她对生活的爱，也有对我们的爱。

盛放的玉兰

徐建军摄



春夏秋冬，日月轮转，母亲给了我们爱护、关怀和勉励，也给了我们前进的信心和力量。

母亲给我的“礼物”

■ 杨莉

我的母亲，今年90岁了，头发早已发白，眼眸有些浑浊，但在她的脸上，一眼就能看出美丽与善良、平静与安详。

1959年，母亲大学毕业后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从事语文教学和班主任工作。对她来说，工作就是她的生命。每次新生入学军训，她每天四点半就起床，骑着自行车，风雨不误来到学校，40分钟的军训后又回家做饭，早晨7点又到学校指导早自习，几十年如一日。她经常备课、批改作业到深夜，父亲让她早点儿休息，她总要坚持把课备完，还说：“军训和教学都很重要，都要按要求开展，不好好课，我睡不着啊。”

她的身上，有他们那代人对于事业认真负责的拼搏和担当精神。

母亲曾说：“当好教育者就要把自己的心奉献给学生，用爱呵护每一个学生的成长。”一次，校领导带来一名目光躲闪、低着头的大个子男生，希望能收留他，并把他教育好。那个孩子有偷东西的坏毛病，别的班老师都不要他，学校很为难。母亲却认为教育好每一名学生是每一位老师义不容辞的责任，她毫不犹豫地留下了他。当了解到他家生活的艰辛，小小年纪不但在家操劳繁重家务，而且还要照顾有病的父母，母亲鼓励他：一个人的家庭无法选择，要坚强起来，勇敢地

面对生活，勇于战胜困难，与命运挑战，只要不向困难低头，改掉坏毛病，将来一定会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。一发现有闪光点，母亲总是及时表扬。但他后来又“重操旧业”被送进了少年管教所，母亲仍然没有放弃，而是经常写信鼓励他，对他晓之以理、动之以情，她写的一封封语重心长的信，成了管教所改造少年犯极好的教材。在母亲和管教人员的帮助下，他痛改前非，被提前释放，而他们的师生情也一直延续至今。由于他学历低，很早就下岗，家庭生活拮据，母亲就找些家里的“活”，以让他帮忙为由在经济上进行资助。

母亲的学生一批批走向社会，他们的成长都浸透着她的心血和汗水。他们不忘她这个辛勤的园丁，有的从国外来信，称她是“给予知识的母亲”；有的从南疆寄来红豆，从大西北写信寄来遥远的思念。

那一幅幅壮阔的人生图景，那一行行成熟的誓言，打动着母亲的心，她斑白的鬓角上饱含着欣慰。

母亲与父亲的爱情，也一直令我们敬佩。年轻时，母亲有很多更好的选择，但她勇敢追求自己喜欢的人——一个有理想有抱负、一贫如洗还身患重病的穷大学生。那时，父亲是吉林大学的木材生，而当时的母亲却只是一名普通干部。她认为，自己不仅要跟上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需要，也要跟上父亲前进的脚步。于是，上大学成了母亲执着的信念。每天，母亲把手头的工作做好后，就

起早贪黑地参加文化课补习班，终于在1955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，苦恋三年，他们在长春相聚。

大学时代，父亲曾迷倒很多女生，但得知父亲家境贫寒、身患肺结核时，许多女生便退却了。我的母亲却坚定自己的情感，没有退缩。有一次，她握着身上仅有的27元钱，一家一家走街串巷去买药，走遍了长春所有的药店，仿佛手中攥着的就是父亲的命。药没买到，她就把手上所有的钱全都寄给了父亲。

从相识、相知到相爱，母亲与父亲相伴已有60多年，在这深长的岁月里，他们一直相敬相爱。母亲的乐观坚韧是她给予儿女们的最宝贵的财富。

多年繁忙的工作，母亲并没有轻视对儿女的教育。她有意识带我去吉大的教学楼、食堂、宿舍边散步，讲述大学时代的故事，激发我的大学梦。当我第一次高考失利时，母亲鼓励我“只要有1%的希望，就要用99%的力量去努力，要用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意志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”。

如今，90岁高龄的母亲依然身体健康，依然在呵护她的子女们，关注着外孙女的健康成长。春夏秋冬，日月轮转，母亲给了我们爱护、关怀和勉励，也给了我们前进的信心和力量。在母亲生日之际，也在母亲节即将到来之际，衷心祝母亲顺心如意！

也祝天下所有的母亲！